

■ 访谈

“短篇小说就是分寸的艺术”

——关于小说集《雾中河》与短篇小说的写作

□ 李 晔 行 超

自2006年开始发表作品以来,李晔始终深耕于短篇小说创作,其作品获得《十月》《作家》等重要文学刊物的奖掖,小说《雾中河》登上了2022年《收获》短篇小说排行榜。最新出版的小说集《雾中河》(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3年4月)具有独特的美学风格,如同作家金宇澄的评价,“明暗交织的叙事色系,犹如雾中河水,冷峻沉潜”——

行超:小说集《雾中河》中的故事全部发生在“雾水”,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纸上的文学故乡,这是许多作家的共同追求。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意识地构建“雾水”的?作为你的文学故乡,“雾水”具有怎样的亲切感和特殊性?

李晔:初出现“雾水”还是十年前,一个小说里写到了这个地名(是随便一想的结果),后来经过《午夜电影》的写作,便打算确定下来,又经过这七八年的集中书写,这个系列就累积了20篇左右的作品,小说集《雾中河》是一次集中挑选的结果。确定书写“雾水”,正是摆脱我前期写作的无序,我想确定这么一个地域,然后用尽可能多的篇幅去表现它。关于“雾水”的地理很简单,它来自我儿时生活过的一个小地方,譬如河流、大坝、大桥,整个镇子的山围水合,这些都有着现实的投射。只是以我现在的回望,我发现自己作为外来客,对那地方的生活仍是陌生的,置身的那些年给我留下的关于人的信息太少,少年的接受也注定有限,甚至是排斥的,它留下的只是对地理环境的某种程度的熟悉(不充分的熟悉),但这又恰恰为小说提供了一个可以进入的地带,一个可以依靠虚构去尽情展现的空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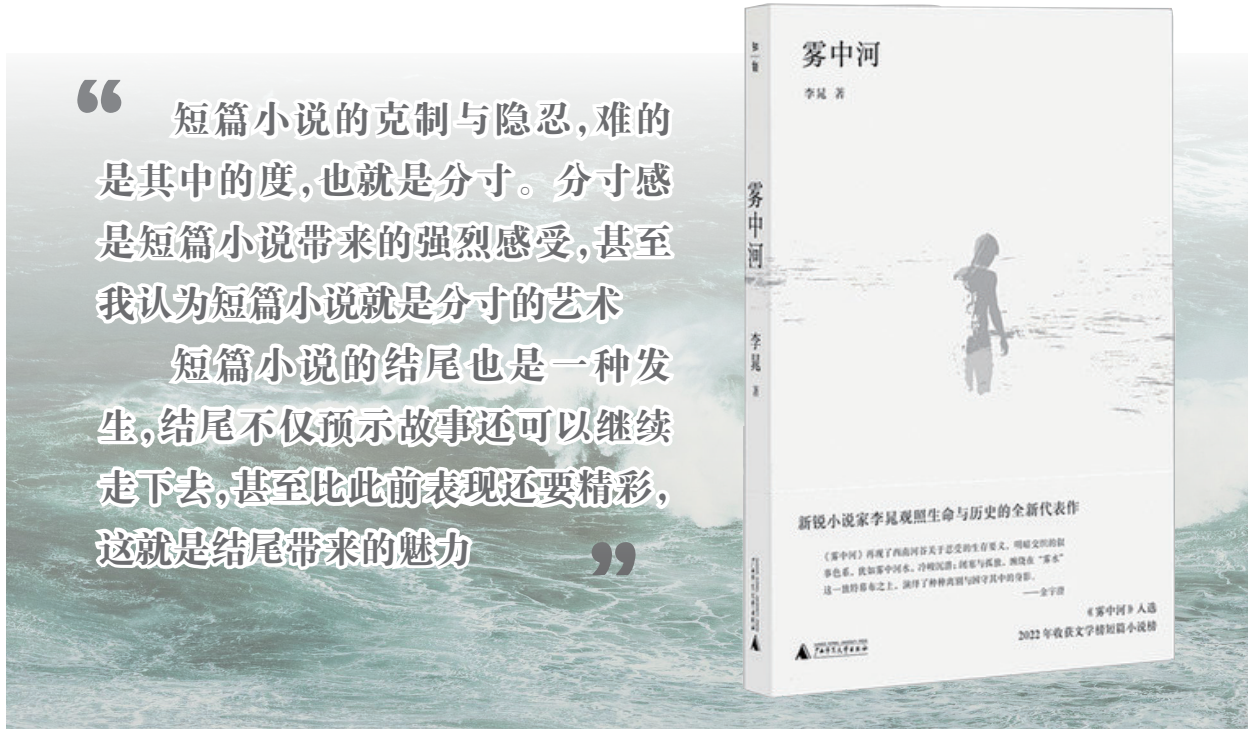
对我来说,地理上的坐标确定了,书写才变得可能,当然,更难的问题也随之出现,那就是如何书写生活在这里的人,他们与环境有着怎样的相互作用?这是我感兴趣的地方。你提到的亲切感,我想大概就是地理带来的烙印,还有这烙印之下那些我记忆里模糊的生活状态,模糊就是一种我特别喜欢的状态,因为模糊,才可以更好地去刻画,这就像画画,打的草稿与成品之间永远存在着距离,写作就是让这个距离消失,是事物慢慢显形的过程,至于我写下的是否是曾经的生活,不重要了,事实上,写作者也无法还原现实,我的目的是真实和美。

行超:我觉得你的小说有一种特殊又恒定的气息,小镇生活的现实和人物命运是小说的底色;但另一方面则是模糊化的、“雾”化的美学,使那种失落气息并不令人生畏。你希望自己书写的,是何种意义上的“真实和美”?

李晔:作为短篇小说,我觉得直接描述事件比描述事件带来的震动更为重要,因为震动是应有之意。我希望的真实和美,确实来自两个层面。“真实”是小说的坚实内核,它是由人物与事件共同组合成的一种情态和情势,它要求作者在对人物与事件时,必须符合生活的常识与逻辑,这是显形的方面;另一方面,它甚至要符合一种地方环境和氛围(小说营造的关系场),因为“地方”在人物背后也起一种暗作用,两者互为影响,而“美”是我想达成的小说的审美效果,它是不可见的,是散落在小说的意识里的,是游离而又朦胧的,只可感受。如果硬要分解的话,首先是小说的语言之美,然后是人物与事件碰撞出来的生命情态之美,最后,我觉得是所有的细部消失(亦是一种综合)之后,作品带来的整体印象之美。但这一种“美”,我觉得有一个很难把握的度,它介于枯燥与冗余之间,我希望把它处理得和谐一点,不那么明显,甚至需要回味才可以被调动起来,让它处在似有若无之间。为什么要把“真实”与“美”如此排列,是因为两者的关系,“美”必须依靠前者,也就是由“真实”来达成,它不是凌空蹈虚的,那么反过来,也提醒自己,提供了“真实”也不一定会顺利导向“美”,如何调和,我觉得就是一个小说家存在的理由。

行超:前面说到,在你的小说中,作为“地方”的“雾水”原型来源于你的童年生活,而人的性格、命运与他所处的环境之间,有着深刻的联系。你怎么定义雾水人的性格?

李晔:环境的桎梏也会带来人的面貌的桎梏,所以我小说里的人物大多沉默寡言,语言几乎是他们不需要的东西,他们都在用最少的语言交流。这说明一个问题,这里的人大多不善于表达,更别说表达自我。人与人的相处维持在一种最低水准,譬如《雾中河》里的老五、《风过处》里的陈阿姨,他们是这一人格的极端化的表现。这些人正是环境的投射,当生存环境狭小逼仄时,人不得不隐忍,对外部世界



“短篇小说的克制与隐忍,难的是其中的度,也就是分寸。分寸感是短篇小说带来的强烈感受,甚至我认为短篇小说就是分寸的艺术。短篇小说的结尾也是一种发生,结尾不仅预示故事还可以继续走下去,甚至比此前表现还要精彩,这就是结尾带来的魅力。”

乃至自我都失去了言说的能力,更别提兴趣,而这一切正是坚硬封闭的外部世界带来的戕害。他们注定要与本地共存,并成为日常生活的代表,看见他们,也就能大概猜想一种地方生活,一种缺乏生气的生活。即使有了这样的前提,我在小说里仍然试图让人物在最少自我表达中,表达出他们的真实内心,让人看到他们并非如外在表现那般僵硬固执甚至狭隘,他们内心仍保有一套自我的处世标准,这标准可能是最为隐晦而克制的善与爱(虽然善与爱仍然是他们回避的说法,准确的描述应当是良心,他们秉持的是自己的良心),因为只要一马虎,我们就会忽略这样的善与爱。我觉得这是我小说里唯一的“险峻”所在,这“险峻”并非倚靠故事情节,而是在人物的惯性发展中捕捉到那微微扭动的一丝波澜,这是他们(人物)打开内心的一瞬,这一瞬非常重要,因为很可能连这样的隐秘情感也会被迅速收回。

行超:这种情感上的“险峻”,在《裁缝店的女人》中有着突出的表现,这篇小说没有刻意追求情节上的“险峻”,而是顺着生活的常态去写。小说最后,美周重新回到曾经厌恶的日常生活中,但似乎有什么已经彻底改变了。这篇小说敏锐地洞察了人的情感的细微变化,而且极其贴切地把这种情感描述了出来。另外,小说叙事本身也与此“克制”的情感相合,点到即止、不疾不徐,对于短篇小说而言,这种“克制而隐忍”尤其珍贵。

李晔:短篇小说的克制与隐忍,难的是其中的度,也就是分寸。分寸感是短篇小说带来的强烈感受,甚至我认为短篇小说就是分寸的艺术(也许所有艺术都是这样,热烈有热烈的分寸,寂寥有寂寥的),但它的前提是清晰,清晰感也是短篇小说语言所要追求的效果,因为我们的感受和信息来源都建立在小说家的语言结构之上,它的韵味与节奏,它暗含的情感,都要依靠语言的精准化来表现,我们常说的“准确”就是抵达清晰的保障,否则小说容易走向混杂的地步,没有轻重。短篇小说的阅读也需要专注力的投入,它不像我们阅读中长篇小说,难免有放空的时刻,任某部分情节流失,却仍不影响整体的连贯。短篇小说则无法让人有抽离的片刻(理想的短篇小说),我们忽略的部分很可能是小说的微妙部分,它借由“克制而隐忍”来表现,越是需要强化的地方,短篇小说越会小心隐藏自己,让它融入整体的表达而不彰显,因为“克制与隐忍”本身就带着一幅难以察觉的面孔,它时时散落在小说的各种节点,而它的最终目的又是“自然”,如何处理“克制与隐忍”与“自然”与小说的“变化”(动人时刻)之间的关系,是极其考验小说家能力的,概因既要隐藏它又要表现它。

行超:在我看来,结尾的精彩与否,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短篇小说的水准,也是短篇小说的独特魅力所在。我尤其喜欢《傍晚沉没》这一篇的结尾,受伤的青年躺在地上,女孩俯下身来,青年在她耳边说道,“露丝还是太胖了啊”——逞强的青年、高傲的女孩,在突如其来的决斗之

后,一下子被拉近了距离,也呼应了小说中两人去看的电影《泰坦尼克号》以及小说题目中的“沉没”。可否谈谈你对短篇小说结尾的理解和构思?

李晔:《傍晚沉没》的结尾,我是觉得好玩,就是这么一个生死关头,电厂青工张奥还在想别人不会想到的事,多少有点抽离与调侃的味道,它有着想从既定生活中脱身的欲望,也是人物面对女孩想保持一种优雅的方式,我觉得张奥做到了。对于短篇小说的结尾,我感觉是潜意识里该这样发生,然后就这样发生了,因为结尾也是一种“发生”,接近于我之之前读“西游”的感觉,皆是过往,皆是开始。这样的结尾不仅预示故事还可以继续走下去,甚至比此前表现还要精彩(可以眺望的延伸),这就是结尾带来的魅力。但一个“结尾”既然被称为“结尾”,它也必然包含一种结束态,好比球赛里的压哨球,进了就是进了,可以改写比分,甚至带来逆转,那么这样的结尾就是高光时刻,这是独属于它的荣耀,虽然前面也会有进球,但从实际效果来看,都不如这比赛临近结束的最后一球,它有着天然的焦点,短篇小说也是这样。对于《雾中河》这本书来说,我想要做到的结尾(来自此刻的审视),是想要接近自然,自然的结尾,有一种水到渠成,但我们也要分辨这是天然河流的走向还是来自运河的提前筹划,我写小说倾心于前者,因为所有篇章都是日常的反应,结尾也要在这个日常的反应里寻觅,这里容不得巨大的跳跃,因为小说本身的引力存在。那么,在前提已经给定的情况下,写作者就只能接受日常携带的平庸吗?也不是,我们要努力的方向是,既要顺应这日常,也要在这日常里找到可以发光的瞬间。我们知道,只要诸种条件具备,河流也会改道,从这里,我们还可以知道,决定一个小说结尾的关键,并不在于结尾本身,而在于前情种种所带来的。

行超:“结尾也是一种发生”——这正是优秀的短篇小说总能给人留下无限回味的理由。许多中国作家似乎都有写一部“史诗”般的长篇小说的理想,你为什么对短篇情有独钟?

李晔:写作长篇小说需要能力和耐力,更需要对生命和小说本身有更深的理解,它要求作家写出一种“整体”。我一直认为自己的写作是“气短”的,这是缺陷,可放在短篇里似乎也是可以扬长避短的。还有一点,我可以大胆地说出来,我喜欢短篇小说,虽然好像是一种无奈的选择,但肯定是一种听从召唤的过程,对于写作,你必须听从这个,找到合适的,除此没有别的途径可以让一个作家持续写作,况且就连这,也极难保持。我写作总处在岌岌可危的状态,有紧迫感,这紧迫感也是短篇小说的气质。以我的感觉,写作短篇小说会带来一种坍塌感,是瞬间的过程——我喜欢这种瞬间的坍塌感,也享受每一个作品带来的独立性。这独立性若与其他篇章发生关联,就有了微妙的“整体”感,这是目前我能做到的最好的方式了。

文学名刊 主编谈

“文学对整个文化艺术大厦始终贡献着内在的支撑,文学之光始终在一些人的内心中闪耀,文学仍然延续着人类文明中最深层的美好心性、可贵精神。”

《长城》是全国较早创刊的大型文学期刊,以“长城”为名,始终勤恳而为,相信、守望着文学的理想与未来。《长城》的自我定位及努力,就是办出自己的特色,打造全国文学期刊重要品牌。办出品质、办出自己的特色,对于《长城》来说就是,努力打造全国优秀的文学创作平台,同时自觉打造优秀的文学观察探讨平台。

《长城》刊发了许多全国文坛中坚实力作家的优秀作品,也刊发了许多青年作家的新锐作品。这些作品中,既有回首过去,在各种时代背景下,对于人的心灵及人性品质的审视与追问,也有直面当下、直面新的精神境遇,对人们的精神寻求、精神趋向的深刻表现。对于实力作家的重头作品,《长城》试图通过专设“评说”栏目,同时配发创作谈及评论文章的方式,增进对作家作品精神内涵、艺术品格的深入探讨与理解。对于全国以及河北青年作家优秀作品,则分别设置“新锐”栏目、“冀军新实力”栏目,同时刊发评论家的推介文章。

青年作家是文学的未来,是编辑部珍视的文学新力量。对于青年作家的优秀作品,编辑部诚挚支持,不仅特别邀请青年评论家给予评析、推介,也鼓励青年作家艺术表现、艺术追求的异彩纷呈,表现新一代青年独有的生存境遇、生存困境、心理趋向、精神寻求、个性自我,同时也体现在鼓励青年作家敢开自我、拓展视野,增强对时代沉重内涵的体察,对时代的精神状况的探究。文学创作平台之外,打造文学观察探讨平台,意指《长城》每期辟出一定篇幅,针对文坛现象、创作问题进行考察、探讨。需要说明的是,这个平台并非仅想实现对作家、作品的评价、论述,而更愿对当下创作的艺术品格、艺术趋向以及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研讨,更愿对某种文体的艺术特质、艺术表现力进行探究。另外,此平台始终自觉有一个努力让读者、作者“获益”的初衷。这种“益”或者说就是通过一些文学、文化思考类文章,能够潜移默化提升读者、作者阅读品质、写作品质之“益”。

近年来,《长城》曾经邀请陈晓明、张志忠、詹福瑞、李洁非、张新颖、李建军、程光炜等担任主持,打造了许多有影响的品牌栏目。2023年《长城》的品牌栏目有,张光芒等评论家主持的“文坛观察·当代文学与叙事伦理”,于坚等作家参与的“文学品质”以及作家李浩的“小说的设计”等。张学昕主持的“短篇的艺术”栏目开设于十年前。有感于短篇小说曾经产生过许多伟大作品,铸就了一个个时代里程碑和艺术高地,而一段时期以来,文坛重长篇小说的同时,短篇小说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轻视。2013年起,张学昕对中外重要短篇小说作家作品的艺术追求、艺术成就以及短篇小说文体的艺术特质、美学力量、丰富形态和重要地位进行了系列、深入的评析和研究。其后,栏目又进一步增加了数位作家、评论家开设“圆桌论坛”的形式。这一栏目的开设,也是《长城》杂志实现自己的文学担当,办出品质、办出特色、办出品牌的努力的体现。

当下,我们都能感受到,一方面文学界包括文学期刊在努力破圈、努力跨界,彰显文学的社会形象,增进文学的社会亲和力、社会渗透力、社会影响力;另一方面,文学的深阅读、文学心灵润泽的重要意义、文学的“高贵”与“尊严”,在社会中还是未能更广泛地树立起来;还有,人工智能写作,在可见的未来,有可能打败二、三流作品,在“文坛”占领不可忽视的“一席之地”……但是,之于文学,我们仍然没有必要悲观。我们相信,文学以 richest 表现力、最富个性的文字,表现时代与人生,表现人类的情感、困惑及理想,在最深层则是对心灵世界、对人之所以为人的心性品质、对生命意义的探索与建构,这种丰富、化育心灵的深在意义显现着其精神上的珍贵。文学对整个文化艺术大厦始终贡献着内在的支撑,文学之光始终在一些人的内心中闪耀,文学仍然延续着人类文明中最深层的美好心性、可贵精神。

更好地发挥出文学期刊繁荣文学事业的积极意义,是文学办刊人的共同愿望。我愿将文学视为重要的“文化基础事业”,而将文学期刊又视为重要的“文学基础事业”。新时代以来,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同时,文化事业包括文学事业的建设,提到了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、铸造民族精神的高度。对此,文学办刊人感受更多的是欣慰与鼓励。在编辑岗位,做出更多细致的努力,倡导及物、有难度的写作,心贴读者、提升读者而非迎合读者,做好文学性的守护者,做好文学探索、精神追求的推进者,实为《长城》人共勉共励的追求。在一个多元、丰饶的时代,文学期刊岗位的默默努力者始终相信着文学的未来。

“岁月不蚀真正气象,新歌再续《长城》荣光。”这是2019年《长城》杂志创刊40周年之际,中国作协主席铁凝给《长城》的题词。《长城》人以此自勉,持守真正品质、创新精神,自觉担当,为新时代文学的繁荣做出期刊人的一份贡献!(作者系《长城》杂志主编)

重建文学的「高贵」与「尊严」

□ 李秀龙



读者视点

「诗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中」

诗人要想写出无愧于时代的好诗,就需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及勇于担当的精神,敢于直面人生坎坷、写出人世间的真善丑恶,而不是沉迷于自我感觉良好的小我之中。好的诗歌是生命中开出的语言之花,也是诗人不朽的生命实践。只有这样,所写的诗句才会落在读者心中产生震撼心灵的力量。屈原《离骚》《天问》、杜甫《三吏三别》等,无不昭显出诗人的时代忧患意识。诗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中,脚踏实地的现实生活才是创作的源泉。如何把握与挖掘现实题材,是当今诗人写诗的一种方向,也是决定现实题材诗歌高下好坏的根源。在现实生活当中,诗人应把自己当

作普通百姓中的一员,才能沉得下心来,与老百姓同呼吸、共命运,才会敢于为老百姓鼓与呼、勇于揭示出社会的本质。新时代给诗人们搭好了新的诗歌舞台,新问题新体验自然成了诗人创作的新源泉。喜闻乐见的诗歌能让人津津乐道,忧国忧民意识的诗歌也并不是要丑化社会,而是通过它们唤起人们心中更多的良知,让社会变得更加美好。不管是讴歌新时代伟大的历史进程,还是书写人间忧患意识,都需要诗人怀有一颗怜悯的心,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关爱生命、关注人生和社会的喜悦欢乐上,才会在我心中形成鲜明的对比,才会更好地唤起诗人为生命而歌、为时代而歌,才会让诗人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及其勇于担当的精神。(唐军林)

“AI写作是否会助长学术造假?”

不久前,在高校提交论文、论文答辩和审核的过程中,有调查发现,部分学生在悄悄利用ChatGPT等AI写作软件代写论文,或者用AI辅助论文写作,如罗列提纲、润色语言、降低重复率等。AI写作软件是否会助长学术造假?该不该管?

AI代写论文确实省事,但正如湖南某高校一名使用过

AI写作软件的大学生所言,用AI软件修改、润色文章效果还不错,但如果用它做实质性研究、阐述创新观点并不合适。AI的文章里没有人的观点、人的思考,这样的论文即便能高分通过,对于学生的未来成长来说,也是百害而无一利的。目前,有业内人士在探讨一个问题:AI代写论文,该不该管?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是

肯定的:不仅要管,而且需要严格地去管。从诚信的角度而言,AI代写是一种失信的行为,其性质是学术造假。更重要的是,我们的社会要发展、经济要前行,都离不开“人的思考”,AI代写的论文没有“人的思考”,也就失去了意义。更何况,AI代写的论文很可能只是“千篇一律的八股文”而已。(孙连洲)

“推理文学是一场作者与读者的斗智游戏”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、柯南·道尔的作品是我的推理阅读启蒙作品。推理故事引人入胜之处,在于利用悬疑布局及扑朔迷离的情节,铺陈迷雾般环环相扣的线索,读者跟随作者在千头万绪中,一步步抽丝剥茧地解开疑云丛生的谜团,破解错综复杂的关系。整个过程

必须运用逻辑分析、科学知识及洞察细节的敏锐观察力,仿佛是一场酣畅淋漓、斗智斗勇的游戏,让读者在锻炼思维与脑力之余,成就感爆棚。福尔摩斯的一句名言:“当排除所有不可能,剩下的那一个,无论多么不可思议,都是事实真相。”推理文学可

以说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斗智游戏,也可以是两者携手共同解决难题的联盟,它的迷人之处就在于解谜过程中绞尽脑汁推敲分析的乐趣。当然,最精彩之处是谜底揭晓时令人拍案叫绝的恍然大悟,充满了其他文类无法满足的独特阅读乐趣。(王森)

新时代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

中国作协创研部 文艺报 主办